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一一〇回 陷御貓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盜骨上峰頭

且說蔣平因他姊妹沒有坐騎，只得拉著馬一同步行。剛走了數里之遙，究竟鳳仙柔弱，已然香汗津津，有些嬌喘吁吁。秋葵卻好，依然行有餘力。蔣平勸著鳳仙騎馬歇息。鳳仙也就不肯推辭，攙過絲韁，上馬緩轡而行。蔣爺與秋葵慢慢隨後步履。又走了數里之遙，秋葵步下也覺慢了。蔣爺是昨日泄了一天肚，又熬了一夜，未免也就出汗。因此找了個荒村野店，一壁打尖，一壁歇息。問了問陳起望，尚有二〇多里。隨意吃了些飲食，餵了坐騎，歇息足了。天將掛午，復又起身，仍是鳳仙騎馬。及至到了陳起望，日已斜西。來到莊門，便有莊丁問了備細，連忙稟報。只見陸彬魯英迎接出來，見了蔣平，彼此見禮。魯英便問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蔣爺道：「不必問，且到裡面自然明白。」於是大家進了莊門，早見北俠等正在大廳的月臺之上恭候。丁二爺問道：「四哥如何此時才來？」蔣爺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北俠道：「這後面是誰？」蔣爺道：「兄試認來。」只見智化失聲道：「哎喲！姪女兒為何如此妝束？」丁二爺又說道：「這後面的也不是僕人，那不是秋葵姪女兒麼？」大家詫異。陸魯二人更覺愕然。蔣爺道：「且到廳上，大家坐了好講。」進了廳房，且不敘座。鳳仙就把父親被獲，現在襄陽王那裡囚禁。「姪女等特改妝來尋伯父叔父，早早搭救我的爹爹要緊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大家驚駭非常，勸慰了一番。陸彬急急到了後面，告訴魯氏，叫他預備簪環衣服，又叫僕婦丫環將鳳仙姊妹請至後面，梳洗更衣。

這裡眾人方問蔣爺道：「如何此時方到？」蔣平笑道：「更有可笑事。小弟卻上了個大當。」大家問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蔣爺便將媽媽店之事迹說一番，眾人聽了笑個不了。其中多有認得首豹的，聽說亡故了，未免又歎息一番。蔣爺往左右一看，問道：「展大哥與我三哥怎麼還沒到？」智化道：「並未曾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莊丁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二人說是找眾位爺們的。」大家說道：「他二人如何此時方到呢？快請！莊丁轉身去不多時，眾人才要迎接，誰知是跟展爺徐爺的伴當，形色倉皇。蔣爺見了，就知不妥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家爺為何不來？」伴當道：「四爺，不好了！我家爺們被鍾雄拿去了。」眾人問道：「如何會拿了去呢？」展爺的伴當道：「只因昨晚徐三爺要到五峰嶺去，是我家爺攔之再三，徐三爺不聽，要一人單去。無奈何，我家爺跟隨去了，卻暗暗吩咐叫小人二人暗暗瞻望：『倘能將五爺骨殖盜出，事出萬幸；如有失錯之時，你二人收拾馬匹行李，急急奔陳起望便了。』誰知到了那裡，徐三爺不管高低，硬往上闖。我家爺再也攔擋不住。剛到了五峰嶺上，徐三爺往前一跑，不想落在塹坑裡面。是我家爺心中一急，原要上前解救，不料腳下一跳，也就落下去了。原來是梅花塹坑。登時出來了多少嘍兵，用撓鉤套索將二位爺搭將上來，立刻綁縛了。眾嘍兵聲言必有餘黨，快些搜查。我二人聽了，急跑回寓所，將行李馬匹收拾收拾，急急來到此處。眾位爺們早早設法搭救二位爺方好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沒有主意。智化道：「你二人且自歇息去吧。」二人退了下來。

此時廳上已然調下桌椅，擺上酒飯。大家入座，一壁飲酒，一壁計議。智化問陸彬道：「賢弟，這洞庭水寨廣狹可有幾里？」陸彬道：「這水寨在軍山內，方圓有五里之遙。雖稱水寨，其中又有旱寨，可以屯積糧草。似這九截松五峰嶺，僅是水寨之外的去處。」智化又問道：「這水寨周圍可有什麼防備呢？」陸彬道：「防備的甚是堅固。每逢通衢之處，俱有碗口粗細的大竹柵一座竹城。此竹見水永無損壞。縱有槍炮，卻也不怕；倒是有純鋼利刀可削的折，餘無別法。」蔣平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丁二弟的寶劍卻是用著了。」智化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此事須要偷進水寨，探個消息方好。」蔣平道：「小弟同丁二弟走走。」陸彬道：「弟與魯二弟情願奉陪。」智化道：「好極。就是二位賢弟不去，劣兄還要勞煩。什麼緣故呢？因你二位地勢熟識。」陸彬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回頭吩咐伴當預備小船一隻，水手四名，於二鼓起身，伴當領命，傳話去了。

蔣平又遭：「還有一事，沙員外又當怎麼樣呢？」智化道：「據我想來，奸王囚禁沙大哥，無非使他歸服之意，決無殺害之心。我明日寫封書信暗差人知會沈仲元，叫他暗中照料，待有機緣，得便救出，也就完事了。」大家計議已定。飲酒吃飯已畢，時已初鼓之半。

丁蔣陸魯四位收拾停當，別了眾人，乘上小船。水手搖槳，蕩開水面，竟奔竹城而來。此時正在中秋，淡雲籠月，影映清波，寂靜至甚。越走越覺幽僻，水面更覺寬了。陸彬吩咐水手往前搖，來到了竹城之下。陸彬道：「住槳。」水手四面撐住。陸彬道：「蔣四兄這外面水勢寬闊，竹城以內卻甚狹隘。不遠即可到岸，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。」魯英向丁二爺要過劍來，對著竹城掄開就劈，只聽「咕吱」一聲。魯二爺連聲稱：「好劍！好劍！」蔣爺看時，但見大竹斜岔兒已然開了數根。丁二爺道：「好是好，但這一聲真是爆竹相似，難道裡面就無人知覺麼？」陸彬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此處極其幽僻的所在，裡面之人輕易不得到此的。」蔣平道：「此竹雖然砍開，只是如何拆法呢？」魯二爺道：「何用拆呢。待小弟來。」過去伸手將大竹捻住，往上一挺。一挺，上面的竹梢兒就比別的竹梢兒高有三尺，底下卻露出一個大洞來。魯英道：「四兄請看，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雖則開了便門，只是上下斜尖鋒芒，有些不好過。又恐要過時，再落下一根來，紮上一下，也就不輕呢。」陸彬道：「不妨事。此竹落不下來。竹梢之上有竹枝，彼此攀繞，是再也不能動的。實對四兄說：我們漁戶往往要進內偷魚，就用此法，萬無一失。」

蔣爺聽了，急急穿了水靠，又將丁二爺的寶劍掖在背後，說聲：「失陪。」一伙身，「哩」的一聲，只見那邊「撲通」的一響，就是一個猛子，不用換氣，便抬起頭來一看，已然離岸不遠，果然水面狹窄。急忙奔到岸上，順堤行去。只見那邊隱隱有個燈光，忽忽悠悠而來。蔣爺急急奔到樹林，躍身上樹，坐在杈蘂之上，往下觀視。

可巧那燈也從此條路經過，卻是兩個人。一個道：「咱們且商量商量。剛才回了大王，叫咱們把那黑小子帶了去。你想想他那個樣子，咱們服侍的住麼？告訴你說，我先幹不了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你站站，別推乾淨呀。你要幹不了，誰又幹得了呢？就是回，不是你要回的麼？怎麼如今叫帶了去，你就不管了呢？這是什麼話呢？」這一個道：「我原想著：他要酒要菜鬧的不象，回回大王，或者賞下些酒菜來，咱們也可以潤潤喉，抹抹嘴。不想要帶了去，要收拾。早知叫帶了去，我也就不回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不管。你既回了，你就帶了去，我全不管。」這一個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別著急，我倒有個主意，你得幫著我說。見了黑小子，咱們就說替他回了，可巧大王正在吃酒。聽說他要喝酒，甚是歡喜，立刻請他去，要與他較較酒量。他聽見這話，包管歡歡喜喜，跟著咱們走。只要誑到水寨，咱們把差事交代了，管他是怎麼著呢。你想好不好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倒使得，咱們快著去吧。」二人竟奔旱寨去了。

蔣爺見他們去遠，方從樹上下來，暗暗跟在後面。見路旁有一塊頑石，頗可藏身，便隱住身體等候。不多時，見燈光閃爍而來。蔣爺從背後抽出劍來，側身而立。見燈光剛到跟前，只將腳一伸，打燈籠的不防栽倒在地。蔣爺回手一劍，已然斬訖。後面那人還說：「大哥走的好好的，怎麼躺下了？……」話未說完，鋼鋒已到，也就嗚呼哀哉了。

此時徐慶卻認出是四爺蔣平，連聲喚道：「四弟！四弟！」蔣爺見徐慶鎖鑊加身，急急用劍砍斷。徐慶道：「展大哥現在水寨，我與四弟救他去。」蔣平聞聽，心內輾轉，暗道：「水寨現有鍾雄，如何能夠救的出來？若說不去救，知道徐爺的脾氣，他是決意不肯一人出去的，何況又是他請來的呢。」只得扯謊道：「展大哥已然救出，先往陳起望去了。還是聽見展大哥說三哥押旱寨，所以小弟特特前來。」徐慶道：「你我從何處出去？」蔣爺道：「三哥隨我來。」他仍然繞到河堤。可巧那邊有個小小的划子，並且有個掉子，是個打魚小船。蔣爺道：「三哥少待。」他便跳下水去，上了划子搖起掉子；來到堤下，叫徐慶坐好。奔到竹洞之下，先叫徐慶竄出，自己隨後也就出來，卻用腳將划子蹬開。陸彬且不開船，叫魯英仍將大竹一根一根按斜岔兒對好。收拾已畢，方才開船回莊。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了。

大家相見，徐慶獨不見展熊飛，便問道：「展大哥在那裡？」蔣爺已悄悄的告訴了二爺了。丁二爺見問，即接口道：「因聽

見沙員外之事，急急回轉襄陽去了。」真是粗魯之人好哄，他聽了此話，信以為真，也就不往下問了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爺又囑陸魯二人派精細漁戶數名，以打魚為由，前到湖中探聽。這裡眾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鍾雄之計。智化道：「怎麼能夠身臨其境，將水寨內探訪明白，方好行事，似這等望風捕影，實在難以預料。如今且商量盜五弟的骨殖要緊。」正在議論，只見數名漁戶回來，真道：「探得鍾雄那裡因不見了徐爺，各處搜查，方知殺死嘍兵二名，已知有人暗到湖中。如今各處添兵防守，並且將五峰嶺的嘍兵俱各調回去了。」智化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盜取五弟的骨殖不難了。」便仍囑丁蔣魯陸四位道：「今晚務將骨殖取回。」四人欣然願往。智化又與北俠等商議，備下靈幡祭禮，等到取回骨殖，大家共同祭奠一番，以盡朋友之誼。眾人見智化處事合宜，無不樂從。

且說蔣了陸魯四人到了晚間初鼓之後，便上了船，卻不是昨日晚間去的路徑。丁二爺道：「陸兄為何又往南去呢？」陸彬道：「丁二哥卻又不知。小弟原說過這九截松五峰嶺，不在水寨之內。昨日偷進水寨，故從那裡去；今晚要上五峰嶺，須向這邊來。再者他雖然將嘍兵撤去，那梅花塹坑必是依然埋伏。咱們與其涉險，莫若繞遠。俗話說的好：『寧走□步遠，不走一步險。』小弟意欲從五峰嶺的山後上去，大約再無妨礙。」丁蔣二人聽了，深為佩服。

一時來到五峰嶺山後，四位爺棄舟登岸。陸彬吩咐水手留下兩名看守船隻，叫那兩名水手扛了鋤鏟，後面跟隨。大家攀藤附葛，來到山頭。原來此山有五個峰頭，左右一邊兩個俱各矮小，獨獨這個山頭高而大。襯著這月朗星稀，站在峰頭往對面一看，恰對著青簇簇翠森森的九株松樹。丁二爺道：「怪道喚作九截松五峰嶺，真是天然生成的佳景。」蔣平到了此時，也不顧細看景致，且向地基尋找埋玉堂之所。才下了峻嶺，走未數步，已然看見一座荒丘，高出地上。蔣平由不得痛徹肺腑，淚如雨下一一卻又不敢放聲，惟有悲泣而已。陸魯二人便吩咐水手動手，片刻工夫，已然露出一個瓷罈。蔣平卻親身扶出土來，丁二爺即叫水手小心運到船上。才待轉身，卻見一人在那邊啼哭。

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